

蘇聯久可夫著
世界編譯社譯

日本現代史

不二書店出版

8464
934

拉非亞
專用書

73

日 本 現 代 史

蘇 聯 久 可 夫 著
世 界 編 譯 社 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四 月 初 版

上 海 不 二 書 店 出 版

日 本 現 代 史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每本實價一角五分

原著者 蘇聯久可夫

翻譯者 世界編譯社

出版者 不二書店

發行者 上海北蘇州路一〇四〇號

經售處 黎明書局

漢口 聯保里十二號
廣州 惠新西街廿九號
重慶 柴家巷二十九號

日本現代史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資本主義走入了急速發展的道路，國際情勢更助長這速度的發展；但是，不論其全部的速度如何，而在六十五至七十年代的日本所推行的改革之不徹底不完備，對於這發展的進行，給了極重大的反映。

明治維新並沒有解決改變封建的農業關係爲資本主義的土地關係之課題。牠僅不過在個別的情形之下，結合資本主義的（榨取）形態與前資本主義的——封建的（榨取）形態，而使封建的農民（榨取）形態，稍稍變形而已。同時，布爾喬亞日本的形成過程，是在對於商工布爾喬亞及農業布爾喬亞的代表者極爲容易，極爲有利，並且保障與封建領主妥協的諸種形態下

展開的。一八六八年倒幕的結果，樹立起來的……君主立憲制度，是新制度的堡壘，同時，也是吸收一切反動勢力的中心。

封建階級的代表者，爲貴族，高級官吏及維新初期的高級軍人，利用都市資本主義的諸種勢力與其舊來關係，在國家組織內佔了十分強固的地位。隨着對都市布爾喬亞反動性的強化以及反革命行動的勃發（薩摩之亂），都市布爾喬亞屢佔優勝的彈壓，封建上層階級代表者的特權，愈益增大。但在這以前，如在廢藩的時候，對封建收入的沒收，給以代償，對封建的貴族，給與一切實用物品及金錢上的補助，贈與天皇的爵位。授與有力的官職，那是證明日本布爾喬亞必然發展的，不得已的特殊情勢。

布爾喬亞日本與封建制度的鬥爭，結局以妥協終了。可是，這種妥協是由于樹立封建的與資本主義的二重壓迫的體系，以加緊農民的（剝削）而

實現的。在這一點上，正可說布爾喬亞日本發展的各種條件有其特殊性。這特殊性，在其以後的全部發展的進行上，打了個特殊的烙印。現在日本是東洋唯一的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展開了的獨佔資本主義國家，但同時在其社會經濟構成上，尚存有前資本主義的封建的殘渣（以特別的法與金融資本的諸種要素相結合），或在這些殘渣的比重上而論，無條件地它還是保持着相當成份的封建制度殘渣而比較後進的諸國之一。在改良的日本國家結構中，官僚主義的諸種成份大部分的存在，使牠有時帶着反布爾喬亞的外觀，可是……日本君主制度的相對的獨立性，決不妨礙它那解放商品的資本主義的諸關係所應取的方針。在前世紀八十年時代，日本工業能夠顯著的急速發展的原因，不僅是由於私有企業家活動的發展，國家所力行的直接殖產政策，也負着相當力量，在初期（一八六七——一

八七七年）政府想設立所謂模範工廠，自作企業家而活動。其次（於一八八七——一八九〇年）政府主要的在接近政府並且與舊藩保持着密切關係的諸地方，斷然鼓勵私有企業家的活動，因此又助長封建領主轉變為資本家。並且政府在財政方面的政策也為之一變。國家首先幫助必要的銀行企業的設立，因得到資本的通融，可走向於資本主義的道路的原故。但這時把銀行網收縮到最小限度，同時組織起一幫主導的銀行（一八八〇年橫濱正金銀行，一八八二年日本銀行），由全信用及金融組織的整理，走向於工業及鐵道敷設的發展。

保持着封建殘渣的資本主義之發展，與產業布爾喬亞的漸趨強大，以致不久之間布爾喬亞與封建政府的系統的矛盾激烈起來。布爾喬亞想耕着為獲得議會制度的鬥爭，以脫出這個矛盾。在這個方向之下，政治上的第

一步，是一八八四年的國會期成同盟會。該會擁有會員八萬七千人，遍二十二縣，支部有二十八所。政府乃急遽頒布集會條例，以彈壓此政治運動，但結果無效。次年，自由黨即組織成立，在其綱領的第一條中揭載着布爾喬亞自由的實現，民權的擁護，及社會改良的實行等等的主張。布爾喬亞的這種自由主義的運動，得到廣大的勤勞大眾的支持，促此運動採取了急進的形態。

關於設置議會的問題，上層支配階級的本身發生分裂，主張設置議會的大隈派，迫不得已乃退出政府，加入反政府派的行列。但是大隈與三菱有密切的關係（三菱始於一八七四年，這時已由一個小汽船公司，發展到極大規模的產業資本主義的公司），政府經過長時間的動搖以後，不得不讓步，特別宣言，預約九年後設置議會。代表自由黨的布爾喬亞的最進步

的份子們，不以此預約憲法爲滿足，要求人民的憲法與一院制，一八八二年大隈派組織改進黨在「打倒藩閥」的口號下，參與運動。

板垣退助爲首領的自由黨，以代表小地主及農村布爾喬亞的政黨而活動，一看其所舉的急進的政治標幟，即可望牠代表民主主義的利益，與政府鬥爭。該黨政綱的基本條項，是要求租稅的減輕，政治自由的規定。但這一項的要求，主要的是要急速實施地方行政官的選舉制，以及保障小地主與農村布爾喬亞的利益。改進黨比較着是最能代表商業及工業布爾喬亞的政黨，是站在比較穩健的自由主義的信條下去從事活動。在改進黨的政綱上，最着重的是貨幣流通的統制，對外修改不平等條約及發展國外貿易諸問題。自由黨的基礎是廣大的不自由的大衆，當時的活動頗帶積極性質，而改進黨無論由那方面，都不能不說是穩健的。一八八三年政府壓制

自由主義的運動漸趨積極，命令解散自由黨，於是廣大的民衆反抗運動，到處勃發，許多大規模的反政府的行動發生（福岡、靜岡、羣馬、大阪等處）。自由黨雖被解散，然其影響仍急速的發展，支配階級的官僚，這時候，漸向來的立場）。

政府一面抵抗着立憲運動，同時對新興工業本家所提出的各種要求資，採取最低限度的讓步的方針。

在八〇年末及九〇年初，工業的發展業已不需要政府的獎勵，甚至這種獎勵會使牠感到干涉的壓迫。織染工業的發展及本國重工業（鐵，石炭）漸次的進步，運輸事業暴風雨似的發達，這一切情形，都使布爾喬亞遇到國內市場的擴大，政府……諸規定的廢止等問題。這時期的日本，民辦

銀行有活潑的發達，並且在政府企業活動最盛，用以流通資金的國立銀行及其他信用組織，又發生了轉變爲民辦銀行的特殊過程。同時政府把開始創立的各種工業企業委於私人之手。立憲運動，只要是反映布爾喬亞的利益，都會收到相當的成功。例如一八七五年（招集地方官會議）以後，政府想進行許多小規模的改革，以製造像是以國家在實施某種民主主義的原則的錯覺。即首先設置府縣會以作府縣知事之下的顧問機關，其次，舉行府縣會選舉，組織內閣（一八八五年），起草憲法。可是政府在這樣的讓步之下，附帶着更採取一種使這種讓步減輕到某種限度的政策：即置設地方官時更頒佈出版條例（一八七五年），以便能夠廣範圍的來禁止出版物。規定憲法頒布時期的一八八一年的敕令，更附以一八八六年的出版條例，賦與內務大臣及地方長官以廣汎的全權；一八八九年的憲法頒布是以一八八

七年的保安條例及一八八六年由高級官僚與高級軍人所形成之樞密院的設置爲前提，樞密院被人看做是（封建勢力的代表）機關，且有解釋憲法，干涉議會取決案件的實施，以及調停兩院衝突的權利。

急進的智識份子的最初的集會，和勞働組合組織的最初的嘗試，都因（殘暴的）警察之壓迫而潰滅。雖然如此，但牠與布爾喬亞的政治團體的形或相並，一同在八十年代末，已預示了日本勞働運動的最初的輪廓。

一八八九年，頒布憲法（起草者伊藤博文——後日的公爵），規定二院制及國務大臣對於人民代表的完全……爲此憲法之藍本的，是曾經存在於普魯士的一種制度。最重要的國家機能，完全看爲將來不能離開天皇的大權。一切的立法活動，均置之於貴族院的監督下，而這個貴族院，在其全部的構成上，是保障最能代表舊藩主，官僚，大工業家，及大地主的

上層部份的機關。還有由封建貴族代表者所組成的樞密院，也是有益於同樣的目的。選舉法規定了能參加衆議院選舉者的最高財產資格——爲得到選舉權，被課以納付年額十五元的直接稅。

這樣，布爾喬亞之接近政權，始於二十年後。這個成功予以新的希望，通過議會，或在院外，對藩閥政府作激烈的鬥爭。日本帝國議會最初的幾年，是其歷史上，最有戰鬥性的時期。第一次議會（一八九〇——九一年）逐次否定了預算案，以及關於預算案的政府的種種政策——自海軍軍備以至於鋼鐵製造工業的建設。歸結其原因如次：即全重工業集中於政府的掌握，而這個政府，更想加重租稅，減少資本家和地主從無產大衆及農民身上，壓榨出來的利潤和地租的分量，以確立自己的經濟的地盤。政府解散了議會，在第二次選舉時，就採納一切彈壓手段……。可是，政府雖

然用了這一切的方法，反對黨在新議會，還是佔絕對多數。依然主張「減縮預算」和「擴張民主主義的諸原則」，對政府繼續攻擊。這時候，政府的地位，陷於非常困難。當時政府的首腦，——憲法起草者伊藤博文，用巧妙的方法懷柔自由黨，其結果，自由黨忽然很快的失却其急進性，而終於和支配的集團接近起來。自由黨轉向並至於和封建政府妥協的理由，是因爲地租的輕減，滿足了農村的布爾喬亞——富農的上層。而且，與此事件同時，開始發生了勞働運動和農民——佃農——運動。此種運動，威脅着布爾喬亞和地主，令他們終於和藩閥政府握手，更加之以外部鬥爭的加甚，也驅使他們出於此途。

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途徑上最重大的一個障礙，是和外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此等條約的存在，對日本欲發展外國貿易的計劃，特別給與了

重大的障礙。因爲一般僅不過對日本有侵潤作用的外國資本，利用日本關稅自主權，無獨自的運價率——輸入稅以五分爲限——以及他們的治外法權，在貿易方面，可以漸漸取得很鞏固的地位。日本工業中染織工業和運輸工業的發展，使日本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一方面剝奪了外國資本在外國貿易經營方面的獨占，同時又因爲防備外國商品向國內市場侵入，迅速的實施了具有預防性質的諸方策。——尤其國內市場，因爲在封建的（剝削）方法佔優勢的農村，資本主義的諸關係，不能迅速成長，所以發展極其緩慢——。國內市場之受容力微弱，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爲很困難的問題。這種情形預先決定了日本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想靠海外活動，（爭奪殖民地）以得到活路的獨特的（侵略方式）。但這件事，最初是在于差不多掌握外國貿易之全部的外國人的優先權的存廢問題，所以由日本布爾

喬亞所展開的，爲改正不平等條約的鬥爭，特別緊張而激烈。且在幾年之間，在國內之全部政治生活上發生了一個極強大的影響。

此鬥爭開始表現於外部的事實，是岩倉的歐美派遣。岩倉不能不爲適合於日本的條約的改訂——費了一八七二年整年的工夫——準備地盤。岩倉失敗後，繼起的歷代外務大臣（一八八五年的寺島，一八八〇年及一八八六年的井上，一八九〇年的大隈，一八九一年的青木，一八九二年的陸澳）都抱有同樣的企圖。但無論誰都終於失敗了，因此喚起了布爾喬亞對政府的激烈的攻擊。但想在短期內收到完全的勝利，這對於日本的布爾喬亞是最難的事業。可是美國及英國——特別是英國——他們的經濟的利害，和中國有關係，且在他方面，預料可以利用日本，作爲在遠東方面，與俄國及德國鬥爭的手段，所以關於條約改正問題的交涉，對日本作了最初

的讓步。至一八九四年——那已是日清戰爭的前夜了，日本和英美的新條約，才開始簽字。

在英國的暗默支持之下，日本企圖進行吞併朝鮮的第一步。但和布爾喬亞的日本，企圖（侵畧）外國的最初嘗試——一八七四年的侵畧台灣——同樣，在朝鮮的新興的日本資本主義的一切「和平的」企圖，也由於俄國，法國，和德國的反對而歸於失敗。根據一八八五年的天津條約——伊藤博文和李鴻章訂立的——，日本不得已從朝鮮撤退其軍隊。這時候要想確立日本在朝鮮的地盤，有和中國戰爭之必要，這件事從新興的日本資本主義，走向殖民地侵畧的第一步的時候，已很明白了。

一八八五年以後的十年間，日本即從事於和中國開戰的積極準備。加增課稅，所得到的資金的最大部份，都用於陸海軍費。對戰爭的意識的準

備積極化，同時又施行對戰爭的技術的準備。一八九〇——一八九四年的議會方面的衝突，多起因於政府和全般的軍國主義關聯起來，過度濫用自已的特別權能。但是，不用說，地主和資本家的議會，是一致協力，不妨害那直接關係於戰爭準備的內閣的一切軍事鼓勵方策的。一八九五年的日清戰爭，中國敗北，對日本提供了特別有利的地位。其結果，日本資本主義，能在朝鮮自由發展，開拓了以後對滿洲的活動路徑。因此，日本輕工業輸出的可能性，忽然可驚的增大了。爲甚麼呢？因爲日本在其地域上接近中國的販賣市場，而且因爲日本的商品，價格低廉，縱然和歐洲的工業製造品衝突，也能與之競爭的原故。但是這一切光耀的背景，——或有人認爲這是由於日本強迫中國承認其要求之下關係約，已經如意的實現了——因爲當時國際情勢對日本不利，削減到某種程度。在法國支持下的俄國

和德國，對於下關條約的實現形式上聲明抗議。要求日本取消遼東半島的租借（一八九九年芝罘會議）。遼東半島原爲日本侵畧最重要的對象，遼東半島之獲得，實質上不只是南滿洲之獲得——而且暗示着日本對中國的絕對管理。日本很艱難的實現了下關條約中其他的要求事項——如合併台灣，中國賠款，爲外國貿易而中國諸港灣的開港等。同時，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租借地，續繼在中國出現（俄國在滿洲及遼東，德國在青島，英國在威海衛，法國在膠洲灣），也令日本大受驚駭。於是日本又迫令中國，保障在福建省內不給予租借權於其他任何國家——（對台灣）。

因此，日本資本主義對於朝鮮及中國雖然不能夠充分地實現自己的企圖；而甲午之役，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招收了莫大的結果。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交涉也成功了。這不僅對此後日本工業的發展給以一種重要

的刺激，並且，與軍隊輸送有關係的軍隊供給與活動的本身也促成了許多大工業公司及運輸公司的致富。由戰爭而獲得的賠款，也幾乎全部投資到發展工業上。這樣，產業布爾喬亞，不管是相對的或是絕對的，都是由戰爭培養起來的。

關於發展農業的問題也被提出了。雖然本問題的解決直接依存于農業商品性的發展；但因基本民衆生活水準顯著底低下，以及國內市場無法擴張的結果，因此，戰後形成的農業家及工業家集團企圖制定獎勵農作物（生絲）輸出的稅率。關稅自主因為從對貿易中去驅逐外國資本的鬥爭而使工業和地主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有着一致的可能，這種利益的共通性，表現于兩個集團間極短期間的政治同盟上（一八九八年所謂第一次政黨內閣的大隈——板垣內閣的組成）。但這一時利害的一致，同時也是整個日本

資本主義歷史的新階段的序幕。與金屬工業及機械製造工業的成長相並駕的，染廠工業極高度地發展是與下面諸原因有關聯：一，因為婦女與兒童勞動的充用及與勞動者和農業的關聯相對照的極高度……率。二，日本資本主義由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販賣市場及原料市場的特殊接近而形成的獨特的獨占以及該市場的俱有易於獲得與確保的可能性的，遂使日本在極東諸國的帝國主義的鬥爭間保有了特權的地位。這一切也是由於移殖先進歐美技術才能夠很快地增加生產之故。因此日本資本主義以這些為基礎漸次地長成而轉化到獨占的局面了。這個過程，當然是迅速地清算了布爾喬亞的自由主義的殘餘，漸次離開可以使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諸原則發展時，多少的忠勇鬥爭。這件事情在布爾喬亞陣營內的許多次改組上表現出來，例如，最先由於改良的改進黨——進步黨——與自由黨的融洽（一八九六年）

，組織了短期的憲政黨（一八九八年）。這短期結合後（該黨領袖大隈——板垣內閣，一八九八年）又發生第二次的改組，而分裂成兩個新的陣營：即憲政黨（舊自由黨）及憲政本黨（舊進步黨）（一八九八年）。布爾喬亞諸政黨與政府接近，表現于憲政黨之為支配的官僚代表者及憲法起草者伊藤博士所指導的政友會所代替（一九〇〇年）。此後憲政本黨更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鮮明代表者的大隈重信為領袖的國民黨所代替（一九一〇年）——國民黨更經過其後的同志會及其他的再改組及改稱而成現在的民政黨。

他方面反動的強化，表現軍閥內閣的形成，國家機構內封建的官僚諸份子職權的強化，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特及急進智識階級的少數團體的殘酷的（壓迫）。一九〇〇年頒布了所謂「保安條例」，規定應該和最「革命的」諸要素鬥爭的許多峻嚴的諸方式。政府內部陸海軍部的權能強化，縱使沒有

全體內閣的協贊，他們也可以採用幾多的臨時方策。這時期所形成的勞働團體完全被潰滅了。一八九七年的大罷工及片山潛指導下的勞働運動第一中心地——勞働組合中央委員會——的形成，惹起了當時公然趨向反動立場的布爾喬亞的注目。一九〇〇年，政府雖然對選舉實行改革，把選舉人的財產資格降低稍多，但政治的根本方針，却並未加以絲毫變更。日本的參加鎮壓中國義和團事實——此事可與一九〇〇年在該國內部所發生的諸過程對比——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過程的反映。

甲午之役後日本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嚴厲地提出了掃蕩日本在向朝鮮及滿洲（侵畧的）發展途上的主要障礙，封建帝國主義俄國的抵抗的問題。日本雖然對俄提議滿洲及朝鮮勢力範圍的劃分，但遭到對方斷然的拒絕。不久俄國便出現于滿洲，根據和中國締結的條約，開始敷設中東鐵路。其

次是俄國在鴨綠江岸的森林權利，爲了開發滿洲及朝鮮國境的森林，創立了俄國東亞公司。日本準備對俄作戰的外交，是全力傾注到確保對於就要到來的戰爭能夠獲得英國的絕對的支持。蓋因當時的帝俄的殖民政策實是革國最大的強敵。此事在一九〇二年英日同盟條約的締結上宣告了成功。該條約的意義，有以下諸要點：即日本之於朝鮮及英國之於印度（以及印度的接壤地域）的特殊利害的相互認識：若同盟國之一方與某國交戰而敵國受第三國之支持時，同盟國之他方得擁護相互利益的同盟國加以援助。這條約對日本的具體意義，是日本可以用之應付同它的唯一的大敵俄國交涉。對於俄國，法，德均不能與以援助，因爲它們不能不對英國加以顧及。

就準備對俄作戰說，日本帝國主義發揮了狂熱的活動。對財政的百般

籌措，增稅，外債，軍需工業部門的強度的補助，軍制改革，加強軍艦的建造——這方策通過了整個的日本戰前時期，而這準備是在……內閣（山縣，桂等等）的直接指導之下施行了。一九〇三年一月日俄兩國開始關於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的新交涉，談判廣續了數月，在這交涉期間，俄國向滿洲輸送軍隊。一九〇四年日本對俄發了最後的通牒。二月六日，日本不等到回覆便對俄斷外交的交涉，兩天後日本艦隊又不經開戰的預告便先向旅順及仁川港的俄國艦隊施以襲擊。戰爭的進展，日本獲得了異常的成功。日本於甲午之役，曾經發揮過的軍事組織的優越性，對沙皇的全般無組織的，幼稚的指導下的軍隊顯示了特殊的效力。俄國指揮官不用說是無能的。技術優越的日本海軍能夠把沙皇的海軍（極東艦隊及黑海艦隊）加以完全的消滅。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結束了戰爭。由於美國偏袒俄國的

仲裁所締結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強威與美帝國主義以恐怖）而且後來中國協定（一九〇五年）所成立的樸資茅斯條約（一九〇五年九月），日本帝國所得到的顯然比它的期望要少的多。南滿洲境內俄國勢力之驅逐，對於朝鮮的行動的自由，一八七五年與千島羣島互換而讓給俄國的庫頁島南半部的割取，在俄國領海內特別漁業權的獲得，這一切重要的收穫，還不能一掃因戰爭而陷入的龐大的財政窘境，樸資茅斯條約並沒滿足了日本最主要的賠款要求。因此，日俄戰後數年間，日本帝國主義經歷着危機，因而最需要的便是着手於獲得物的實現。就連昂揚期中，新興的日本帝國主義即與軍紀紊亂而落後的帝俄對敵，無論英國與以怎樣大的財政援助，而是很勉強的完結了這次的大戰爭（實際是廿世紀在日本歷史中最初的大戰。）

自然，這危機在當時是顯著的「成長的病態」。即當時的日本工業，爲

了在資本主義競爭的條件下登上世界舞台，在這種情形下不能不鬥爭，所以不得不以歐美的先進技術爲基礎而澈底從事于再建。同時就連稍形落後的部門，例如鑄業，也是企圖着提高到先進國的水準。但是，這兒却有別種的困難。例如一九〇五年即在日未國內也有（革命危機）的。雖然有排外主義的熾燃，而……內部的疾患也被暴露出來了。尤其是農業方面發生了種種的困難。農業恐慌的特別尖銳化，暴露在帝國主義戰前的所謂「農村的疲弊」也是發端于此時。生產的蓄積過程隨着戰爭而顯著地強化，重工業的主要部門也顯著地擴張，一由最後殘存的不平等條約中解放出來，就澈底採用保護關稅的政策（最後的設定乃在一九一一年）。關於設定對外農產物輸入的高率的保護關稅，工業家同農產家的鬥爭繼續了很久的時間。農產物昂貴的獨占價格妨礙了工業的自由成長。關於穀物價格的問題

成爲一九〇六——一九〇八年間最迫切的問題。但是基于工業製造品價格相當的提高以及各種生產物——農產物以及工業品——輸入稅新的提高，使兩者間達到妥協。國內對廣汎勞動大衆的（剝削）的強化，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殘暴的統治）也引入了正軌。一九一〇年完成了對朝鮮——形式上早已被剝奪了獨立性——的帝國主義的獲得過程。歸入日本手中的南滿鐵路，成爲日本帝國主義擴大在滿勢力的基本樞。現在可以成爲日本說親的新對象的是中國的其它諸地方（卽是爲日本棉布販賣市場同時也是同歐美帝國主義主要的競爭地山東及長江流域）及所謂南洋羣島。

日本帝國主義加倍的反動的行爲，這時已明明白白地顯現了。……

日俄戰後，因爲在日本反動的進攻的情勢，排外的愛國主義及軍國主

義等的猖獗，勞動運動稍形衰落。伴隨着社會主義思想的普及這種運動短期的昂揚，現在也進入于沉滯期中。一九〇七年以降，日本社會主義黨的解散，同時政府對勞動者與急進知識階級的政治結合的被壞也奏了效。這一時的衰微的根本原因，乃是社會主義運動同廣汎的勞動階級層多少的隔絕的原故。這隔絕的原因，是由于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政策的成功，使普羅列塔利亞最積極部分的最高級勞動者（如金屬工人，機械製作工人，一部鑛山工場及運輸勞動者）同基本的勞動者大衆相比，稍稍佔着特權的地位的結果。更因下面的事情而加倍地利害。即是，重工業大部份與半國家企業結合着，同軍事的定購有極緊密的聯繫。因此勞動者階級的上層部份，在一定階段上，同帝國主義布爾喬亞的利益相結合。由于在日本經濟中農業諸要素有着顯著作用以及婦女與幼童勞動的廣汎地應用，日本普羅列塔

和亞整個基本的大衆，其階級的連繫異常的微弱。

因此，在日俄戰爭至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期間，只有個個的……在這個期間不單無政府主義運動，即社會主義運動也依然完全是智識階級的。而布爾喬亞竟企圖着把大衆的勞動團體屈屬於他們。從一九一一年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處刑事件以來，在顯著的反動情勢下，一九一二年有名的企業家澀澤男支持下，組織了友愛會，這是一種改良主義的。半文化的勞動者的結合，這在創立之初，就握在公然是布爾喬亞型的勞動政治家掌中。因此友愛會譬如在經濟爭議中雖然大言擁護勞動者的利益，而實際則全然是作爲布爾喬亞的組織而行動的。

帝國主義大戰前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在暴風雨的工業發展下，農業恐慌的各個表徵的強化，並且馬上使農業家與資本人在政治的互相關

係上掉換了位置。一九〇〇年由自由黨發生，且顯然地代表着同農業結合的商業布爾喬亞的利益的政友會，發揮了獨特的積極性，反對政府，要求……內閣的更迭——該內閣主張補助重工業，迅速實施普選。此等行動由於國家優先獎勵金融及工業家團體利害的結果，而農業的衰頹，遂使農業家表現不平。

帝國主義的戰爭，使情勢激遽一變。究竟應該幫助那個國家的問題，經過非常猶疑不決的結果。日本終於選擇「履行日英同盟條約」的方針，對德宣戰。在日本方面，戰爭的直接目的，是在於獲得中國。這課題的實現只有利用這已經形成的好機會才有可能。列強的全部注意力完全集中於歐洲諸事件，在極東方面，德國的立腳點又不怎樣堅固，因而日本不用特別的努力，就能夠佔領了中國以及太平洋上的德國的領土。日本進攻的主要

對象是山東半島，蓋因山東半島富有石炭，且可以向華北開拓道路的原故。履行同盟義務，攻下了青島（德國在山東的根據地）以及在太平洋上德國所領屬的諸島（馬利亞納羣島，加羅林群島，馬紹爾群島）後，日本馬上着手擴張在中國的勢力。關係於此種根本的策略，是向着兩方面去實行：其一，隨着相當的軍事的威脅，作直接的外交上的壓迫；其二，直接收買中國有力的軍閥，連帶着作政治的財政的（凌畧）。這種種策略澈底實行的結果，日本於一九一五年使中國對所謂「二十一條件」的採用給與形式上的承認，其意義在使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獨佔的殖民地，支配之法律化。○南滿洲獲得的法律化，山東省的獲得，在長江流域廣汎的鐵道的利權，對於極重要的石炭企業的管理，容許日本在中國領土內自由作軍事的偵探，保障在滿洲及內蒙古日本的優先權：這些都是「二十一條件」的主要條項。

之要點。這條約中，很多處與英美利益衝突（特別是所謂第五部分，即日本勢力向長江流域的侵蝕），可是當時這些國家的全部注意力，為世界大戰主要作戰地的諸重要事象所限制，所以只有美國對日本在中國的行為提出抗議。但問題以妥協告終結。一九一七年，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權利的蘭辛石井協定正式簽字（但附以門戶開放的原則）。中國對日本行動的抗議，在凡爾賽會議上，被他們有意的棄之於一旁。於是，日本在那幾年（直至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都成了中國市場上的實質的主人。

這時期，日本在中國，除純粹的在量上佔優先以外，與以前尚有質的不同，這是日本的「侵略」在這時期的極顯明的特徵。在世界大戰的時期，在日本方面，獨佔資本主義所有的特殊的徵象（也包含着強度的資本輸出），

完全明白的表現出來。日本雖然採取增發國債的形態，也藉着鐵道工業的建設（在上海的染織工廠），狂熱的投資本到中國去。因流動資本的不足，日本爲使這個過程不致停止，甚至向美國借款，無論如何要繼續着資本輸出，以可驚的（進攻的速）率，活躍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上。世界大戰，對於日本資本主義，除了這些極重要的結果外，同時在日本經濟方面也招致了幾多更重要的變化。在戰爭時期，日本在太平洋上幾乎獨佔了海運事業，並且因之刺激造船業的可驚的發展。貿易的歲收審核與輸出工業部門（蠶絲工業及棉織工業）的發展，跟着機械的製造，電氣及化學工業也顯著的進步。這狂熱的工業發展的程度，顯著的超過了國內自然原料的資源，以致於大量的原料仰給於國外。這種情形又加之資本不足，遂引起國債的增大。這樣终于在戰後，日本帝國的經濟的諸種可能性，與一時獨佔遠東

市場而行的大規模的「軍需」生產，暴露出很明顯的不均衡的狀態。

在戰後所實行的工業技術的復興（牠是伴隨着積極的過程），使生產規模更加擴大。但是在日本資本主義，更感覺戰後世界經濟恐慌現象是一種重壓。在日本，特殊軍需工業（種種軍事化的經濟部門）全盤的縮小，因喪失遠東市場中的中國市場的獨佔地位，更加厲害。於是恐慌光顧了日本工業一切的重要部門，尤其是織染工業及造船業。軍事的投機的結果，銀行破產的現象頻頻而生。生產急激減少，不斷的鬧起失業，本來就極低的勞動者的生活水準，又急激的低落下去。基於高度市場景氣的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四年的產業的飛躍，雖然這時期資本家得了莫大的收入，而決沒有因之改善勞動條件。並且對勞動階級的壓迫，愈加強化。物價的暴騰，顯著的超過了工資的增加程度（一九一七年，米，織染工業品，石炭等物

品價格提高四〇%，工資僅提高一〇%）更加隨着租稅的重壓，農民的赤貧化，特別是農業恐慌，展開了對米價的狂暴的投機。以資本主義一般的（經濟危機）爲基調的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全世界的（革命勢力的）興起，也以偉大的力量現出於日本。所謂一九一八年的「搶米風潮」引動了一千萬的大衆，幾乎風靡日本全土的三分之二。但因爲這次行動的自然的成长性以及與都市無產階級缺乏堅固的聯絡，終歸失敗。但那是農村的勞苦大衆對地主及資本家的壓迫作最初的（反抗）的一九一八年諸事件的……與農民運動同時，日本在戰爭末期以發展極盛的都市無產階級的罷工運動，爲其特徵。即罷工參加人數一九一六年爲八千四百一十三名，一九一七年爲五萬七千三百〇九名，一九一八年爲六萬六千四百五十七名，一九一九年爲六萬三千一百三十七名，一九二〇年爲三萬六千三百一十七名。並且

這運動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是在純經濟的口號之下開始，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達其頂點，及至戰爭末期漸帶出政治色彩。但是因澈底（革命）的無產階級（主導作用）的缺如，小布爾喬亞的智識階級在這運動中發生着顯著的作用（他們是在……諸事件的強烈的影響之下行動）。且在這個階段中，因為日本的勞働運動尙未成熟，所以這個過程進行的非當緩慢。至其轉換的時期是勞働運動推行的一大躍進的一九一九年。下邊的事實就表現出那種情形，即：從前的友愛會改變為日本總同盟，在這個同盟方面，且不論其向來的……指導如何，而是不斷的發生着分裂，以表現在勞働運動中的左翼與改良主義派尖銳的意識方面及組織方面的鬥爭過程。一九二〇年，社會主義聯盟與已成立的智識階層的學生左翼團體（如新社會）相並的組織起來，雖然因為聯盟的構成不一致，不能成爲無產階級的

現實的指導者，但是在階級分化的總過程上，總算盡了一定的積極的作用。於一九二〇年，從來非常散漫的農民組織，結合起來形成日本的農民協會改良主義的團體，與這個團體所採取的左翼的路線相對抗，也以農村富豪豪紳爲對象，且有適應這個對象的農民綱領，而着手組織自己的農民組織。這樣，戰時財政恐慌反映於日本的勞働運動及農民運動的結果，（革命的）勢力與改良主義的勢力起了內部的分裂，無產階級與農民漸走向直接的政治鬥爭，在一九二一年來日本無產階級的政黨組織起來。

在一九二〇年的產業恐慌和隨之而起的一九二二年的銀行恐慌後，又發生可怕的大規模的自然災害——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的大地震，使日本大部分國民財富，化爲灰燼，幾萬人的生命，慘遭犧牲，直接遭難者，約達四百萬人。政府因爲地震，宣布全國戒嚴，（摧殘革命）分子（數十個日

「木青年」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等之死」。但是這些方策，都不能阻止勤勞大眾（革命）積極性之暴風雨似的發展。

戰後的財政危機，不只是日本內政生活的重要結果，即在其對外關係方面，對於全部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進行上也有直接影響。國際情勢的一切複雜性——戰後日本帝國主義亦出現于其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中，特別顯明地表現出來。會議的結果，日英同盟條約宣告廢棄，大戰總決算的世界相互關係之變化，引起英美對立的尖銳化。英國因為美國的金融制霸，不能不探求那足以緩和此種對立的各種手段，這是使日英同盟廢棄的決定的原因之一。因為日英同盟，不僅對美不利，日帝國極市貿易之可怕的發展，對於英國也是很丟臉的。一九二二年在華盛頓所簽訂的關於中國的條約，使日本在中國所取得的「特殊權益」宣告廢棄。

如山東之歸還中國，拒絕一切破壞中國自主權的要求，以及阻止日本今後在太平洋上地位的確立，承認五·五·三比率的海軍限制：這一切，在本質上都意味着日帝國之十足的游離。

在華盛頓會議後，特別在地震後，美國的排日運動，極為劇烈。一九二三年，最高法院否決日人之歸化；在會議中，並且提出排日移民法案。日政府的外交折衝，或須被看成是一種威嚇，只能使事態越加惡化，法案終被採納，自一九二四年即生效。其後日本外務大臣，在會議的任何演說中，必定談到這個法律。他如在加拿大與澳大利亞等英領，亦均在不同的形式上踏襲美國的前例。

更如一九一八年的對西伯利亞干涉，日帝國亦終于完全失敗了。日本乘着俄國的內戰，在保障捷克斯羅維亞撤兵的口號下，向西伯利亞輸送十

餘萬的軍隊。這個數目，超過和美英法意間所締結的國際協定的十倍。侵入西伯利亞的（日軍），支配（其所占領）的地方，（英勇的）赤衛軍，去破白衛軍，……。在一九二〇年初逼日軍向太平洋方面撤退前，……。一九二〇年四月，日軍占領北樺太島。美國恐日在太平洋底勢力的強大，故在華盛頓會議中，要求日軍完全撤退西伯利亞。干涉者因受蘇聯堅決的抵抗，（遭受很大犧牲），其後，更因日本國內反對繼續干涉的空氣增大，而加倍（困難）。所以日本——當時因出兵干涉財政負擔極重——在華盛頓會議以前，在大連會議中已與極東共和國交涉撤兵條件。日本軍國主義者所提出的各種要求，不能為極東共和國所接受，一九二二年四月，交涉遂陷中止狀態。同年九月，更繼續在長春交涉，但終亦失敗。後因繼續冒險，絕不可能，日軍乃漸由烏拉急我斯脫苦完全撤退。

日本在極度惡化的對外情勢，及（革命危機）異常（高潮）的國內情勢之下，不能不想法將其一般的政治方針，略加變更。在布爾喬亞間不平等之爭，且為大衆所憎惡的……內閣，一時遂歸解散。日本資本主義「向上發展線」的終止，及廣汎大衆激急的左傾，使政府對勞動運動的戰術，亦有變更的必要。由政友會所組織的政府，乃擬採取使勞動運動「合法化」的方針，同時更組織滋巴夫式的半官僚的勞動團體。在殖民地所採取的諸方針為：與土住布爾喬亞的上層訂立契約（在某種限度內，允鮮人經營事業），滿足封建上層的民族自愛心（任鮮人為道長官），更在朝鮮總督下，設置由鮮人為主所組成的顧問機關，使日本的各種政策，得到「社會的協贊」。（在革命勢力高漲的國內所採取的政策），則為當時普通選舉法的主張，為布爾喬亞黨所倡，選舉人的財產資格，在一九二一年顯然降低了。

無產階級運動的分化過程，隨着改良主義派與左翼最後的分裂，及共產主義者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而益趨急速。雖有（統治者的壓迫，及改良主義者的欺騙），而工農大衆的組合的運動，却依然繼續着發展。工農的政黨，在這個時期，才開始形成，而其內部，和公會一樣，都有革命勢力與改良主義的鬥爭。這種情形，使統治者的布爾喬亞地主階級的方針，不能不採取（屠殺革命份子），及在大衆內部更趨和加強幻想議會主義的方法。一九二五年，實行所謂普選法，選舉者的人數，顯著的擴大，但此僅限于男子（青年亦除外）。同年，政府更頒布有名的「危險思想」法，以直接對付無產階級運動，以左翼，對於現存制度之（推翻者），即對於私有財產制度採取鬥爭手段之政治團體的參加者，均與以嚴重的處罰。

一九二五年，日本承認了蘇聯，此事在統制當時兩國相互關係的北京

條約簽訂上，可以表現出來。

要是把一九二五——二六年日本經濟短期間的景氣除去，則極深刻的不景氣的狀態，幾乎是日本經濟一切部門的特徵。這種現象，一直繼續至更激烈的累進的惡化的最近世界經濟恐慌之初期。一九二七年發生了有名的「銀行恐慌」，許多事業均隨之破產。掌握政權的政友會內閣，在田中大將指導之下，採用了許多臨時政府政策，田中內閣，在一九二八年，才實行一九二五年的選舉法所規定的議會選舉。……雖說如此，還有八名議員，從勞動者諸黨中送到議會中去。政府根據「危險思想」法，對於勞動階級加以彈壓。在對外政策上，對於中國，田中是採取最積極的干涉方針而前進的。在此以前，一九二五年冬季日本在滿洲的……張作霖政權瀕于危急之秋，日本便急速增派南滿洲鐵道守備隊，并參加當日被趕出於奉天

的郭松齡軍的擊滅。一九二八年南軍向山東及北方發展時，日本藉名保護日僑之生命財產，又大舉出兵濟南，掩護張作霖軍的退却，並且阻止南軍佔領當日實際上爲日本保有着支配權的山東，以支持日本（在該省的代理人）。日本對於中國內戰這種（干涉行爲），果然激起與南軍之衝突，終于使南軍慘敗了，這以後中國各地暴發排日運動，其次引起了美國的外交上的壓迫。由於此種政策的失敗，日本布爾喬亞階級的不滿，使田中內閣不得已而辭職，代之而起的於是就有濱口民政黨內閣的成立了。新內閣鑒於幾次外交上的失敗以及國內政治生活上的不止的激烈的鬥爭，於是在對外政策上比之田中內閣乃採取比較平穩的方針。除從山東撤回大部份兵員外，一九三〇年三月與及南京政府訂立關稅協定，完全承認中國關稅的自主權。可是此種對華關係的改善，還是不足以補償一九三〇年日本在華盛頓

會議上關於海軍問題所遭遇的損失。因為日本在華盛頓會議上被迫而不得已的要去承認那對於帝國主義前途很不利的巡洋艦比率（六比十之對英美的比率）。濱口內閣因軍部不滿的結果乃於一九三一年四月辭職，繼之以民政黨若槻內閣。

一九二九年以來經濟恐慌，在日本是採取異常尖銳的形態的。國內市場之累進的收縮乃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的全構成所制約的。因此日本的輸出減少對於日本工業特別引起重壓的諸結果，同時也足以引起失業的增大和基本的農民大眾生活的惡劣化。因為農業恐慌全般的深刻化之外，主要的農業輸出品生絲的輸出也減少了。（因此經濟恐慌異常尖銳的）日本帝國主義不能不把脫離恐慌的生路求之於（積極的向大陸發展的政策）。

「自由主義」的若槻內閣雖然掌握政權，但是不能不利用日本軍部歷年

來在滿洲方面所準備的許多「特殊實力」，終於發生南滿鐵路，……………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開始對中國實行這廣大的侵略計劃。日本帝國主義一面毫不費力的克服了滿洲張學良所轄軍隊的抵抗，一面很容易的攻取了滿洲的全領土以及內蒙古之一部，同時日本軍便馬下進到了蘇聯的國境線上。

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畧滿洲，是乘着太平洋上爭霸的強敵美帝國主義者正在由於經濟恐慌而極度弱化的時機開始的。因此對於日本的冒險行爲之毫無顧及的展開，乃形成其最適當的機會，而且此種冒險，在某種程度上說來還是受着其他有着瓜分中國的野心的各帝國主義者在暗中支持的。

在南陸相的指導之下，日本所企圖的（對大陸）的軍事工作，牠的任務，是不僅僅限於（滿洲一隅的），日本軍以保安爲名還想向華北發展，驅逐

(一切在華北的抗日)之中國軍隊，作成其由北平至長春的日本的(軍事勢力)。由於對滿洲的軍事的勝利，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迅速的成功，在日本支配階級之間很多的人都確信是該實現田中奏摺所規定的日本殖民地(爭奪)那最大限度的綱領的時期到來了，成爲田中的「綱領」的中心的的要求是：(一)，取得在中國的支配權，無論中國一切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諸勢力都應該)在日本的權力之下行使。二，(收奪)蘇聯遠東一切領域。這就是說，所謂「大陸的安全」非成爲今後日本的發展之根基不可。因此問題就來了，在瓜分中國的當兒，日本的利益不僅和美國勢力造成決定的對立，就是與英國也成爲決定的對立了。

華北是英美帝國主義侵入滿洲的進口，在威脅着英美華北利益之下，由此而引起英美的重大警告日本帝國主義，一九三三年春再又把侵略擴大

到與英美帝國主義直接有着利害關係的華中（上海方面）方面來。上海事變日本陸戰隊與中國政府十九路軍方面的鬥爭，帶着異常激烈的性質。在這一次與帝國主義鬥爭中，廣汎的人民層和軍隊的提攜，得到了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干涉遂行了成功的反抗，將此種反抗的可能性向全世界都證明了。雖然結果由於日本的艦隊和陸戰隊的協同動作，由於把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畧所示的英勇的抵抗的普羅列塔利亞上海的交界地化爲（一片荒場），由於古領着吳淞炮台而得到成功了，然而，（日本軍在這一次的鬥爭中終于受到最大的損失）。實際上日本軍之最後的「成功」，要歸究於中國軍方面的指揮官之……指導。因爲他們恐怖中國大眾那種強力的廣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展開，乃拋棄防衛，而停止抵抗了，但是雖然是這樣，日本軍不得不把上海的軍隊撤回來。

日本軍中止對華北的攻擊，以及上海的撤兵無非是由於英美方面一種壓迫的結果。因為兩國雖困於國內的經濟恐慌，然而對於日本還是用過幾多的威嚇行爲（如海軍演習，太平洋美國艦隊的集中，新嘉坡築港等）的。上海方面的侵畧，以并不光彩的勝利而終，并不見其發展。因而日本大陸政策的全力便不得不轉而專注力於對華北那些所得物的鞏固化了。

在上海事變以前，日本已經是政友會犬養內閣握取政權。其中便有那最有名的反蘇聯思想的代表者——日本法西斯蒂將校團的代表者荒木將軍入閣了。上海冒險的失敗，使日本帝國主義集團的內部，確立了下面的觀念：日本應當避免和英美早期的衝突，而樹立反蘇戰爭的政策。因日軍（破壞）北滿中東鐵路沿綫，（逮捕蘇聯鐵路工作人員），遂開日蘇關係惡化之端。示威似的對蘇聯所提議的不侵畧條約的簽訂加以拒絕的日本，乃在

滿洲從事于加強自國的軍隊。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方面以獲得滿洲經濟利益爲任務，同時，更進行反蘇戰爭……；而且不久就進而爲反蘇戰爭的前哨戰了。

……軍部當局不僅獨佔滿洲政權，並且對於南滿鐵路公司一般可以保障日本侵入滿洲的經濟組織之商業活動，也加以積極的干涉。上海撤兵後，日本更向滿洲集中許多軍隊。

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因關於滿洲的狀態，國聯採用了李頓報告書。日本乃預先聲明退出國聯，正式承認君主國的「滿洲國」。這李頓報告書是規定「滿洲國」之絕對依存於日本，勸告列國不正式承認「滿洲國」的。

一九三二年二月日本之退出國聯，是日本想進于獨立世界舞台的強國。在對外政策上的極大的轉回點，這種政策的顯著的不成功，以至馬上使

日本需要重新求與英國協調的道路，因為沒有外部財政的援助是完全不能準備大戰的。在「滿洲國」的招牌之下對中東路日本軍部所進行的強化挑戰行爲——它是向蘇聯而發的（……………）——鐵路的紛爭，給與一種可能與蘇聯發生武力衝突的威脅。……………於是在與「滿洲國」交涉中東鐵路之讓渡時，請求日本爲中人，其目的之一爲蘇聯在北滿只有商業的利害，而此事乃是爲了確證中東路及其附帶事業的領有的，另外的一個目的，是爲了藉着這件事情以……………。

日本允許在中東鐵路讓渡交涉中從中斡旋，遂于一九三三年夏蘇俄代表及滿洲代表之間在東京開始交涉。滿洲代表日本大橋，因得軍部之後援，明顯地採取一種不妥協的態度，提議只承認蘇俄交涉文書中所指定的是最低價值底十分之一。於是，交涉陷於停頓，但日本軍部以獲得中東鐵

路的實質爲目的，依然對中東鐵路繼續（破壞）。一部分居重要地位的鐵道職員，無緣無故爲滿洲當局所拘押。

同時日本（對俄加緊戰爭的）準備。日本國家的預算，完全是以海陸軍的要求爲基調而決定，調換軍隊的裝制，又爲着實行軍國主義，在學校及公民方面實施了許多各種各樣的方策。日本全部經濟都是從屬於準備戰爭的諸任務的，極力運輸（戰略的）原料，精練自動車，飛行機的製造，以至於貯蓄糧食的準備。

準備戰爭的意識形態，應着法西斯蒂勢力的成長，而達到了可驚的規模。

日本的法西斯蒂運動最初是由預備兵和後備兵的軍事團體及青年將校的團結所結成，它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對外侵略戰底）前衛上展開的。因

爲恐慌的關係而增加的廣汎的普羅列塔利亞及農民大衆的貧窮化，致使日本法西斯蒂主要社會地盤的很顯著的小布爾喬亞物質的狀態，急激陷于惡化。荒木將軍爲首腦的日本最法西斯化的法西斯集團，利用社會的反宣傳攻擊獨占的「康策倫」，而開始提倡：「日本皇道」的說法。「大亞細亞」思想——這意思是日本担负起亞細亞被（壓迫）民族的指導義務——先來辯護日本在滿之侵略行動。以適應論證那「西伯利亞及沿海洲有從鮑爾什維克的權力解放出來」的必要，「日本主義文化」和急速發展着的（革命的文化）相對立。日本的法西斯蒂由于高唱其「日本主義」的獨特方式，無論牠如何地去否認這種運動底法西斯蒂的性質，但實際上他們的綱領，在日本的各種條件之下，却深深地具有一種（侵略的反動）性質，完全適合帝國主義的地主——資本家羣的利益的。法西斯蒂綱領所提出的要求，如「工業管理」「生

產統制」等，這無非是爲着準備戰爭的經濟的軍國主義：「排除政黨呢，則乃是爲着（要把現階段統治方式移到獨言獨裁去）而已。至於「民族統一」及「和外國的影響的鬥爭」也不過是爲着（對弱小民族壓制的加緊）和排外主義的猖獗而已。日本和滿洲以及中國的「經濟同盟」（這也不過是要求新殖民地上獲得最基礎的統制而已）。

（軍部）對法西斯蒂運動之取得指導的地位——這和那遭遇着農業恐慌的中小地主層，特別因階級的接近相結合——最初對「農民問題」獲得了社會反宣傳的大地位。對農民的「憂慮」，要「農民應由國家的援助，從地主及資本家的壓迫解放出來，減輕他們的苦惱」等等，這些鬼話，實質上，無非是地主及富農想由國家之補助，而改善自己的「動搖」的地位而已。

日本法西斯蒂的特徵是當初由許多採取恐嚇手段的團體所組成，這種

現象是反映着日本各階級矛盾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的。在日本國內，和有許多舊的反動團體——在許久以前，已經有了根底，且亦被包含于軍部法西斯蒂的運動中（黑龍會）——與之並駕的，還產生了從支配階級的指導活動家的小團體「日本社」而至於「國家社會主義」的典型黨「生產黨」之間許多新的法西斯蒂及單獨的反動團體。法西斯蒂的團體雖有很多（人數比較着是少數），但只要軍部法西斯蒂運動沒有大衆化的性質時，則這些團體的主要勢力是對付官吏以（暗殺）爲其行動的信號，用一種陰謀的手段而實現其軍部法西斯蒂的（反動的綱領）的制定。同時，這些行動不能不是社會反宣傳的尖銳的形態了。從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末，日本的政治上的痕蹟就是由於法西斯蒂暗殺許多政治要人，如以前的濱口首相，財政部長井上，三井康策倫首腦者團，犬養首相等均被暗殺，其他被殺未遂者，不知

凡幾（如牧野內府，民政會總裁若田男）。陸軍海軍的青年將校參加所實行的「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最大的法西斯蒂行動，爲軍部憎惡政黨內閣的犧牲品的犬養首相被暗殺後，結果，妥協的齋藤內閣掌握政權，這內閣包含有兩個支配的政黨（政友會及民政黨）的代表，但言明是不偏不黨舊官僚政治的代表者。

齋藤內閣表示着向提出廢止政黨內閣的軍部來「妥協」，其中荒木陸相也不願青年將校行動的責任，爲着自己獲得內閣地位而入閣了。其實齋藤內閣的對內方針與前內閣沒有什麼多大差異，惟有對外的各種政策則完全跟從軍部法西斯蒂集團的方針。

滿洲的冒險侵略給日本經濟方面以不少的生氣。日圓的低落（圓市場降低平價百分之四十）幫助日本急激增長輸出，結果恢復了失去的一部分

的市場；主要的驅逐了英國的纖維生產物品而獲得了新市場。日本棉產品之輸出，不只爲圓市場低價所刺激，即與一九二九——三十年所施行的日本工業資本主義「合理化」亦有相當的關係。蓋因爲「合理化」足使日本原來就是低廉的生產物品更加低廉。于是不僅盡量傾銷貨物，且置日本的勞働者于半殖民地生活的水準上，這種現象也可以說是採取利用勞働者低廉貨銀而將低價的商品向海外輸出。

日本商品急激向英國市場侵略，引起了和英國商品激烈的鬥爭，這種鬥爭常常令英國殖民地及屬領政府對於日本侵略採取有組織的抵抗形態——如關稅之提高，輸入之限制，甚至于反日同盟之組織。日本棉市獲得英領印度市場之半的這種事情，于一九三三年引起了日本政府與英國政府（名義上是印度政府）之間，關於限制日本棉花向印度輸入的——且以日本

之購買印度棉爲條件——長期交涉。因爲這種關係，英日間新發生尖銳的矛盾由于許多其他相輔助的關係，于一九三四年完全掃除了（協商景氣恢復法）。至保障英日協調根本的諸原因：A 英帝國主義對日本之促進攻擊蘇聯的計劃取同情的態度。B 以美日海上爭霸爲背景，英國希望在太平洋上，鞏固自己的地位。英國默認日本從英屬殖民地及屬國，驅逐英國的商品，對於日本給以獨得的融資，聲援日本的傾銷。可是這時日本的輸出雖好像暴風雨一樣的增大，然而至一九三三年，日本的金錢還是不絕的流出。這都是由于向外國購軍需品有可驚人的增加的緣故。

最近數年間美日關係之發展，使人知道太平洋爭霸戰之不可避免。因此（龐大的）日本軍事預算也得多量的分攤于海軍方面。這種準備的結果，日本艦隊雖有條約規定的限制，然在威力方面却與英國艦隊所差無幾，至

一九三三年末，已有凌駕美國艦隊之趨勢了。雖然此種情形有由于美國充分利用那條約所允許的海軍裝製之可能性的原故。總之，日本海軍兵力之可驚的增進是一種嚴重的事實了。

日本輿論看見美日戰爭之不可避免性，對於所謂「一九三五年——三六年的危機」極力的準備着。這種危機之來臨和限制海軍兵力的華盛頓條約及倫敦條約期限的經過，以及和那一九三三年春，日本聲明退脫國際聯盟之發生效力相關聯着的。加之，後面這件事情，又與日本之領有太平洋委任統治諸島（馬紹爾，馬利亞納，加羅林）的合法性的紛爭——只要這些島爲聯盟委任于日本的話——的蓋然性互相結合着的。

遮蔽了日本整個生活範圍的戰前的恐怖症，明顯地表現在：日本著名政治家，經濟家，文學家之以戰爭之不可避免性爲主題的論爭，無論在出

版刊物上，口實演講上，無時無地都很顯明的表現着，在這種場合，關於一九三五年——三六年的危機，是日蘇的戰爭？或是日美的戰爭（甚至英日戰爭）的各種言論，大抵是佔着同等的地位。

在日本的新聞上報道許多……在……行動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特別恐怖的狀態止在農村裏蘊釀着。蓋因在那裏愈益擴天的農業恐慌與……威脅，主要的由農民所徵集的……荒木大將與他之而起佔了陸相椅子的林大將是暗默的同意者。……

譯後

在民族救亡運動震盪全國的今日，我們這些住在海外的文化界的朋友們，雖然羞愧着自己不能積極去担負起中華民族一份子的重大任務，但也並未忘掉自己應盡的相當的責任。我們覺得在這急轉的時代，介紹世界新文化，創造中華民族新生命，也是不容忽視的迫切的工作。我們的世界編譯社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要求之下產生的。我們計劃經常編譯各種名著及叢書，經常編譯世界各種著名雜誌及各種有價值的情報，並在可能範圍內溝通我們與各國文化界的關係。這種種計劃，都在積極推進中，將來能否圓滿實現，就看我們朋友們的努力與社會一般人士對我們的愛護如何了。但是相信這樣有計劃而專門從事於編譯活動的工作，在中國還是稀有的一體

，所以敢大胆的希冀着，將來我們的成功，能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史上展開的一頁。

這本日本現代史，是由蘇聯歷史學者久可夫等著的日本歷史中抽譯出來的。本書的作者，能以最正確的觀點與方法，簡當的寫出現代日本的一個整個輪廓，這對於正在要求着要認識日本的同胞們，是一本迫切需要的讀物。日本的殖民地也已經由編譯社的朋友左岫泉譯出，也許可以與這本書同時與讀者諸君見面。不過我們這些從事編譯的朋友，雖都是拘着滿腔熱血，而對自己的編譯能力，却不敢自信，錯誤處恐難倖免，這一點尙希同情於我們的工作的讀者諸君，給我們以同情的指正。其次是書內「……」及我們加上「方括號」的問題。「……」是日譯文中被剝削去的部分，因未找到原本，遂照日文譯本原樣印出來。方括號「」

是日文譯本被削去的部分，我們依照上下文的意思，補填起來的，還不知填補的是否恰當。最後我們還要聲明，這本小書，雖不過薄薄數十頁，而爲求工作速迅，也是由集體力量翻譯出來的。其中行文的筆調，自然不能一致，但對整篇內容，決無妨礙，這是敢于相信的。

世界編譯社一九三六，六。